

鄭振鐸等著

西北勝蹟

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四

西 北 勝 蹟

(郵費在內)
每册定價一角五分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版

著 作 者 鄭 振 鐸 等

發 行 者 平 綏 鐵 路 管 理 局

經 售 處 所 平 綏 鐵 路 管 理 局

平 綏 鐵 路 各 站 站 長 室

各 地 中 國 旅 行 社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西北勝蹟目錄

- 一、 居庸關過街塔
- 二、 雲 崗
- 三、 大青山
- 四、 昭君墓
- 五、 麥達召

容 庚

鄭振鐸

蔣恩鈿

鄭振鐸

容 庚

一、居庸關過街塔

容 庚

過街塔距居庸關車站一里許，乃元秦定至元間所建。居庸關凡四重，南口其下關，垣以爲城，南北兩門相距一里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，自是迤北每十五里爲一關，合計四重。（第一圖）龔定庵說居庸關云『自入南口，城甃有天竺字篆古字，』殆即指過街塔而言。塔下東壁漢文爲尊勝廣咒及尊勝佛母總持心咒。西壁爲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三三摩耶陀羅尼，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及十二因緣咒。兩壁經尾題記，中多漶漫，文義不盡可曉。細加審理，知爲七言韵文。但缺文過多，句讀爲艱。又其文字多鄙俚拗澀，是蓋元人於漢文本不甚通，強爲韵語，有以然也。其較爲通順可讀者，爲東壁『南無舍利我敬禮，聖明天子益群生。』……勝妙希奇難口口，無垢蓮花頂髻明，及以十字密言等，如法安置口塔門。功能滅除千劫罪。』所獲安樂大名稱，辯口止念而長壽。居妙口口殿中，財寶僕從皆豐

足。美妙慈賢聖后妃，七寶千子□□□。生生上妙天趣中，爲王受樂尤殊勝。復能發大菩提心，堅固最上金剛體。『一切有情蒙利益，能圓世間□□□。□□天子明德，同成無上大菩提。欽奉聖詔記功口，梵番蒙古之本義』等語。可知梵番蒙古各文爲「十字密言」，爲消災求福之符咒。又有『穆穆仁皇慈懿后』之句，殆即記念仁宗莊懿慈聖皇后而作。后卒于至治二年，其後四年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五月，「遣指揮使兀都蠻鑄西番咒語于居庸關崖石」。又其後四年歐陽玄天歷庚午寄諸弟詩：「薊門城頭過階塔，一一行人通寶間。今朝送客又還入，那忍更投名利關。」（圭齋文集卷三）書街作階，過街塔之名蓋始見于此。居庸關亦名薊門關也。又其後十五年而石刻成，西壁漢文佛經末題云「至正五年歲次（此二字已泐）乙酉九月吉日，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書。」（東壁亦題云，僧德成略□□文□筆授。）

至顯亭林昌平山水記始有較詳之記載：

居庸關城之中有過街塔，臨南北大路，累石爲台，如譙樓而窺其下，以通車

馬。上有寺名曰泰安，正統十二年賜名。下窾處刻佛像及經，有漢字，有番字。元史「泰安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鏘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厓石，」今其刻甚多，非一時筆，而元葛邏祿迺賢詩序言「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，宮殿甚壯麗，三塔跨于通衢，車騎皆過其下」者，今亡其二矣。

是元時有三塔，而願氏所見，僅存其一。又塔台之上有泰安寺，而今復已毀也。正統十二年賜寺名為泰安，十五年林普賢重修，今尚存。正統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功德主信官林普賢發心修建」兩行二十二字，在東壁漢文之前。

塔形今不可考，僅餘台基如城門。門南北向，兩端刻魔鬼毒蛇花草之狀。台上雕欄尚存。洞內東西壁刻闌哨，加囉爾，土波，元國書，畏吾，中國，唐古等七種字咒頌。咒頌之兩旁，刻護世四天王像，東西各二。東西壁刻皆分上下兩部，上部橫列約佔面積十分之四，下部豎行約佔十分之六。上部橫列分上中下三層，上層五列，爲闌哨體之梵字。中層三列爲加囉爾字，即西番式之梵字。下層四列，是土波字，即西番

土伯特藏字。皆由左而右，橫讀。下部豎行分四段：由左向右第一段爲元國書，即八思巴所製之新蒙古字。第二段畏吾兒字，即舊蒙古字，皆由左向右讀。其由右向左第一段爲中國漢字。第二段唐古字，即唐古特西夏國書，亦名河西字。皆由右向左讀。其蘭峭，加嘎爾，元國書，畏吾兒四種，奉寬氏有釋音（見史學年報二卷一號）。居庸關元刻咒頌音補附考。）其西夏國書，羅福成氏有釋文（見北平圖書館刊四卷三號，居庸關石刻。）元代雕刻美術，罕傳于世。若斯佳刻，誠足珍也。

奉寬氏又辨塔臺咒頌實刻於至正五年而非刻於秦定三年，謂「起秦定三年迄至正五年，其間經歷二十寒暑，苟無事變發生，雖工作力求精審，亦未免過于曠持。」然歐陽玄寄諸弟詩言過街塔在天歷三年，則其建築當在天歷三年前。塔台內右壁蓋爲刻咒頌佛像而設，後十五年甚至正五年而始刻之，似非事實所允許。苟未得更確實之證據。無寧根據顧亭林之說：「其刻甚多，非一時筆」之爲愈耳。

此塔之建成，與甘肅敦煌之莫高窟僅差三年。按莫高窟爲至正八年建，同爲胡元

雕刻文字之存留於今者。然其刻繪之精細，圖案之勻稱，此實遠過之。其花紋文字之拓片，早年由邦那巴 (Ricard Bonaparte) 刊印于巴黎，頗爲海外藝術史家所注意。塔下門洞內側由三折線構成，外圈則爲半圓形，此種製作，西冷 (Oswald Siren) 指爲殆受橋洞建築之影響。(見其所著中國古代藝術史建築部分頁六十七)，惜此塔基雕刻，日即剝落，如無適當保護，即不傾頹，行見此十四世紀之藝術鉅製之漸歸漸滅也。

一一 雲崗

鄭振鐸

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，是我們所不能想像得出的。（第二圖）必須到了那個地方，流連徘徊了幾天，幾月，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，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去看。你得仔細的去欣賞。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遠的不會得到雲岡的真相。雲岡決不會在你一次兩次的過訪之時，便會把整個的面目對你顯示出來的。每一個石窟，每一尊石像，每一個頭部，每一個姿態，甚至每一條衣襖，每一部的火輪或圖飾，都值得你仔細的流連觀賞，仔細的遠觀近察，仔細的分析研究。七十呎，六十呎的大佛，固然給你以弘偉的感覺，即小至一呎二呎，二呎三呎的人物，也並不給你以渺小不足觀的缺憾。全部分的結構，固然可稱是最大的一個雕刻的博物院，即就一洞，一方，二隅的氣分而研究之，也足以得着溫膩柔和，慈祥秀麗之感。他們各有一個完整的佈局。合之固極繁曠富麗。分之亦能自成一個局面。

假若你能夠了解，贊美希臘的雕刻，欣賞雅典處女廟的「浮雕」，假若你會在 *Venus de Milo* 像下，流連徘徊，不忍即去，看兩次，三次，數十次而還不知滿足者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在雲岡徘徊個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。

見到了雲岡，你就覺得對於下華嚴寺的那些美麗的塑像的讚嘆，是少見多怪。到過雲岡，再去看那些塑像，便會有些不足之感——雖然並不會以他們為變得醜陋。

說來不信，雲岡是離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遺物呢；有一部分還完好如新，雖然有一部分已被風和水所侵蝕而失去原形，還有一部分是被斫下去盜賣了。

那未被自然力或奸人們所破壞的完整部分，還夠得你讚嘆欣賞的，且仍還使你有應接不暇之概。入了一個佛洞，你便有如走入寶山，如走到山陰，珍異之多，山川之秀，竟使你不知先拾那件好，先看那一方面好。

曾走入一個大些的佛洞，剛在那裏仔細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，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：

「你看，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！」

剛剛回過頭去，又有一個聲音在叫道：

「那門柱上的金剛，（？）有五個頭的如何的顯得力和威！還有那無名的鳥，軀體是這樣的顯得有勁！」

「快看，這邊的小佛是那末恬美，座前的一匹馬，沒有頭的，一雙前腿跪在地上，那姿態是不曾在任何畫上和雕刻上見到呢。」

「啊，啊，一個奇蹟，那高高的壁上的一個女像，手執了水瓶的，還不活像是阿述利亞風的浮雕麼？那扁圓的臉部簡直是阿述帝國的浮雕的重現」。

這樣的此讚彼嘆，我怎樣能應付得來呢！趙君執着攝影機更是忙碌不堪。

但貪婪的眼和貪婪的心是一點不知倦的；看了一處，還要再看一處，看了一次，還要再看一次。

雲崗石窟的開始雕刻，在公元四五三年（魏興和二年）。那時，對於佛教的大迫

害方才除去，主張滅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誅。僧侶們又紛紛的在北朝主者的保護下活動着。這一年有高僧曇曜，來到宣武州的地方，開始掘洞雕像。曜所開的窟洞，只有五所。後來成了風氣，便陸續的擴大地域，增多窟洞。佛像也愈雕愈多，愈雕愈細緻。

魏書釋老志云：「太安初，有師子國胡沙門耶婆遺多浮陁離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，到京師，皆云備歷西域諸國。見佛影迹及肉髻，外國諸王相承，咸遣工匠摹寫其容。莫能及難提所造者。去十餘步，視之炳然，轉近轉微。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。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，（興安二年，公元四五三年）自中山被命赴京。帝後奉以師禮。曇曜白帝，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，開窟五所，鑄建佛像各一，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飾奇偉，冠於一世」。

又云：「阜興中，又構三級石佛圖，榱棟楹楹，上下重結，大小皆石。高十丈，鑲固巧密，爲京華壯觀」。

(均見卷一百十四)

又續高僧傳云：「元魏北台恆北石窟通樂寺沙門解曇曜傳：釋曇曜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少出家，攝行堅貞，風鑑閑約。以元魏和平年，任北台昭元統，綏輯僧衆，妙得其心。住恆安石窟通樂寺，即魏帝之所造也。去恆安西北三十里，武州山谷，北面石崖，就而鑿之，建立佛寺，名曰靈岩。龕之大者，舉高二十餘丈，可受三千餘人。面別鑿像，窮諸巧麗，龕別異狀，駭動人神。櫛比相連，三十餘里。東頭僧寺恆供千人。碑碣見存，未卒陳委。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貞君七年，司徒崔浩，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，拜爲天師，珍敬老氏，虔劉釋種，焚毀寺塔。至庚寅年，太武感致癘疾，方始開悟。帝既心悔，誅夷崔氏。至壬辰年，太武云崩，子文成立，即起塔寺，搜訪經典。毀法七載，三寶還興。懼愾前陵廢，欣今重復。(以和平三年壬寅)故於北台石窟，築諸德僧，對天竺沙門譯村法藏傳，並淨土經，流通後賢，意存無絕」。(卷一)

然這二書之所述，已可見開窟雕像的經過情形，不必更引他書。惟續高僧傳所

云：「櫛比相連三十餘里，」未免隣於誇大。武州山根本沒有綿延到三十餘里之長。至多不過五六里長。還是魏書釋老志所述「開窟五所」的話，最可靠。但曇曜開闢了此山不久，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聖地。在元魏遷都之前，魏書屢紀皇帝臨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。

魏書顯祖記：「皇興元年八月丁酉，行幸武州山石窟寺（公元四六七）以後又有七八次。

又魏書高祖記：「太和四年八月戊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」。

以後又有三次。

但也不僅皇家在那裏開窟雕像；民間富人們和外國使者們也湊熱鬧的在那裏你開一窟，我雕一像的相競爭。就連日所得的碑刻看來，西頭的好幾個洞，都是民間集資雕成的。這消息，足徵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風不甚相同之故。因此，不久之後，武州山便成了極熱鬧的大佛場。

水經注「灤水」條下注云：

「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，武州川水又東南流。水側有石祇洹舍，並諸窟室，比邱尼所居也。其水又東轉逕靈岩，鑿石開山，因岩結構，真容巨壯，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，煙寺相望，林淵錦鏡，綴自新眺。川水又東南流出山。魏土地記曰：平城西三十里，武州寨口者也」。

按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，去寺之建，不過四五十年，而已繁盛至此。所謂：「山堂水殿，煙寺相望，林淵錦鏡，綴自新眺」，決不是瞎讚。

大清一統志引山西通志：「石窟十寺，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，元魏建，始神瑞，終正光，歷百年而工始完。其寺，一同升，二靈光，三鎮國，四護國，五崇福，六童子，七能仁，八華嚴，九天宮，十兜率。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。」那十寺不知是那一代的建築，所謂元載云云，到底指的是元代呢，還指的是唐時宰相元載？或爲元魏二字之誤吧？雲崗石刻的作風，完全是元魏的，並沒有後代的作品參雜在內。則所

謂元載一定是元魏之誤。十寺云云，也不會是虛無之談。正可和水經注的「山堂水殿 煙寺相望」的話相證。今日所見，石窟之下，是一片平原，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，很像是人工所開闢的；則「十寺」的存在，無可懷疑。今所存者，僅石窟寺，乃是隋初所修的，石窟寺的最高處，和山頂相通的，另有一個古寺的遺構。惜通道已被堵塞，不能進去。又雲崗別墅之東，破壞最甚的那所大窟，其窟壁上有石孔疊疊，都是明顯的架樑支柱的遺迹。此窟結構最爲弘偉。難道便是魏書釋老志所稱「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」的故址所在麼？這是很有可能的。今尙見有極精美的兩個石柱聳立在洞前。

經我們三日（十一日到十三日）的奔走周覽，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勢，大略可知，武州山因其山脈的自然起訖，天然的分爲三個部分：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。中有山澗將他們隔絕開。如站在武州河的對岸望過去，那脈絡的起訖是極爲分明的。今人所遊者大抵只爲中部；西部也間有遊者，東部則問津者最少。所謂東部，指的是，自

雲崗別墅以東的全部。東部包括的地域最廣，惜破壞最甚，洞窟也較爲零落。中部包括今日的雲崗別墅，石窟寺，五佛洞，一直到碧霞宮爲止，碧霞宮以西便算是西部了。中部自然是精華所在。西部雖也被古董販者糟蹋得不堪，却仍有極精美的雕刻物存在。

我們十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大同車站動身，坐的仍是載重汽車。沿途道路，因爲被水冲壞的太多，剛剛修好，仍多崎嶇不平處。高坐在車上，被顛簸得頭暈心跳，有時猛然一跳，連坐椅都跳了起來。雙手緊握着車上的鐵條或邊欄，不敢放鬆一下，弄得雙臂痠痛不堪。沿武州河而行。中途憩觀音堂。堂前有三龍壁，也是明代物。駐紮在堂內的一位營長，指點給我們看道：「對山最高處便是馬武寨，中有水井，相傳是漢時馬武做強盜時所佔據的地方。惜中隔一水，山又太高，不能上去一遊」。

三十華里的路，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。渡過武州河兩次，因汽車道是就河邊而造的。第一次渡過河後，顏剛便叫道：

「雲崗看見了！那山邊有許多洞窟的就是」。

大家都很興奮。但我只顧着堅握鐵條，不遑探身外望，什麼也沒有見到；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。

「看見佛字峪了，過了寒泉石窟了，」頡剛繼續的指點道，他在三個月之前剛來過一次。

啊，啊，現在我也看見，雲崗全景展布我們之前。幾個大佛的頭和肩也可遠遠的見到。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。想望了許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藝術的寶窟，現在是要與牠相見了！

三時到雲崗。車停於石窟寺東鄰的雲崗別墅。這別墅是騎兵司令趙承綬氏建的。這時，他正在那裏避暑。因為我們去，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讓我們住幾天。這裏，一切的新式設備俱全——除了電燈外。

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遊。只到石窟寺（一作大佛寺）及五佛洞走走。別的地方都

沒有去。

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層高樓，才和這寺內的一尊大佛的頭部相對。四周都是黃的紅的藍的彩色，都是細緻的小佛像及佛飾。有點過於絢麗失真。這都是後人用泥彩修補的，修得很不好，特別是頭部，沒有一點是仿得像原形的。看來總覺得又稚弱又猥瑣，毫沒有原刻的高華生動的氣勢。這洞內幾乎全部是彩畫過的，有的原來未燬壞的，其真容也被掩却。想來裝修不止一次。最後的一次是光緒十七年與王氏所修的。他「購買民院地點，裝采五佛洞，並修飾東西兩樓，金裝大佛金身」。不能不說與雲崗有功，特別是購買民地，保存佛窟的一事。向西到五佛洞，也因被裝修彩繪而大失原形。反是幾個未被「裝彩」過的小洞，還保全着高華古樸的態度。

遊五佛洞時，有巡警跟隨着。這個區域是屬於他們管轄的；大佛寺的幾個窟，便是屬於寺僧管轄的。五佛洞西的幾個窟，有居民，可負保管之責。再西的無人居的四方，便索性用泥土封了洞口，在洞外寫道：「內有手榴彈，遊者小心！」（？）一類的

話。其實沒有被封閉的，無人看管的若干洞，也儘有好東西在那里。據巡長說，他們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。此地現已屬於古物保管會管轄，故比較的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被燬壞。

五佛洞西，有幾尊大佛的頭部，遠遠的可望見。很想立刻便去一遊。但暮色漸漸的籠罩上來，像在這古代寶窟之前，掛上了一層紗簾。我們只好打斷了遊興，回到雲岡別墅。

武州山下，靠近西部，爲雲岡堡，一名下堡，堡門上有迎薰懷遠二額，爲萬曆十四年所立。雲岡山上還有一座土城屹立於上，那便是雲岡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爲重鎮，此二堡皆爲邊防兵的駐所。

晚餐後，在別墅的小亭上閒談。東部的大佛窟，全在眼前。那兩個立柱還朦朦朧朧的可見到。忽聽得山下人家有擊筑奏箏及吹笛的聲音：樂聲嗚嗚，托托的，時斷時續。我和頤剛及巨淵尋聲而往。聽說是娶親。正在一個古洞的前面，庭際搭了一個小

棚，有三個音樂家吹打。賀客不少。新娘盤膝的坐在炕上。

在這石窟寶洞之前，在這天黑星稀的時候，在當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，便是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，聽得了這一聲聲的嗚嗚托托的樂調，這情懷是怎樣，可以分析呢？悽惋？眷戀？舒暢？憂鬱？沈悶？啊，這飄蕩着的輕紗似的無端的薄愁呀！啊，在羅馬鬪獸場見到黑衫黨聚會，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聽到土人們作樂，在雅典處女廟的古址上見旅客們乘汽車而過，是矛盾？是調和？這永古不能分析的輕紗似的薄愁的情懷！

歸來即睡。入睡了許久，中夜醒來，還聽見那梆子的托托和笛聲的嗚嗚。他們是徹夜的在奏樂。

十二日一早，我性急，便最先起身，迎着朝曦，獨自向東部去周覽各窟。沿着大道（這是驛車的道）向東直走，走過石窟峯，走過一道山溝，走過佛塔，向東走，石窟愈少愈小。零零落落的簡直無可稱道。山那邊，半山上有幾個古窟，攀登了

上去一看，那些窟裏是一無所有。直走到盡頭處，然後再回頭向西來，一窟一窟的細看。

最東的可稱道的一窟，當從「左雲交界處」的一個碑記的東邊算起。這一窟並不大。僅存一坐佛，面西，一手上舉，姿態尙好，但面部極模糊，蓋爲風霜雨露所侵剝的結果。

窟的前壁，向內的一部分，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，這個所在，非風勢雨力所能侵及，但也一無所有，刀斧斷削之痕，宛然猶在。大約是古董販子的竊盜的成蹟。

由此向西，中隔一山澗，地勢較低，即「左雲交界處」。道旁零落落的小佛窟不少。雕刻的小佛隨處可見。一窟內有較大的立佛二，但極模糊。窟西，有一小窟，沙土滿中，一破棺埋在那裏，屍身的破藍衣已被狗拖出棺外，很可怕。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題詩，字很大。由此往西，明人的題刻不少。但半皆字蹟剝落，不堪卒讀。在明代，此處或有一大廟，爲入雲岡的頭門，故題壁皆萃集於此。

西首有二洞，上下相連，皆被泥土所堵塞，想其中必有較完好的佛像，一大窟，在其西隣，也已被堵塞，但從洞外罅隙處，可見其中彩色黝紅，極為古艷，一望而知是元魏時代所特有的鮮紅色及綠色，經過了一千五百餘年的風塵所侵所曝的結果，決不是後代的新的彩飾所能冒充得來的。徒在門外徘徊，不能入內。這裏便是所謂「石窟寒泉」。有一道清泉，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，流量極微。窟上有「雲深處」及「山水清音」二石刻，大約也是明人的手筆。

西邊有一洞，可入。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，高約八尺。一佛東向，一佛西向，又一佛西南向，皆模糊不清。西南向者且為泥土所修補的，形態全非，所雕立的，坐的，盤膝的小佛像甚多。但不是模糊，便是頭部或連身部俱被盜去。

再西為碧霞洞（並非原名，亦明人所題），窟門有六，規模不少。窟內一無存，多斧鑿痕，當然也是被盜的結果。自此以西，便沒有石刻可見。頗疑自「左雲交界處」自西到碧霞洞，原是以石窟寒泉那個大窟的中心的一組的石洞。在明代，大約這裏是

士人們來往最爲繁密的地方，或窟下的平原上，本有一所大廟，可供士大夫往來住宿的。然今則成爲雲岡最寥落，最殘破的一部分了。

碧霞洞以西，是另成一個局面的結構。那結構的規模的弘偉，在雲岡諸窟中，當爲第一。數十丈的山壁上，鑿有三層的佛像，每層的中間。皆有石孔，當然是支架樑木的所在。故這裏在從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層以上的大梵刹。顏剛說：「這裏便是劉孝標的譯經台。」正中是一個大佛窟，窟前有二方形立柱，雖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識，那希臘風的人形，雕刻的格局，却是一看便知的。大窟的兩旁各有一窟，規模也殊不小。和這東西二窟相連的，更有數不清的小窟小龕。惜高處無法攀緣而上，只能周覽最下層的一部分。

一進了正中的那個大窟，霧土之氣便觸鼻而來，還夾着不少鴿糞的特有的臭味。脫落的鴿翎，滿地都是。有什麼動物，咕咕咕的在低鳴着。拍拍的一撲着翼，成羣的飛了出來，那都是野鴿。地上很潮濕。積滿了古塵，泥屑和石屑。陰陰的，溫度很低

冷，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。但一抬起頭來，却見的是耀眼的偉大的雕刻物。正中是一尊大佛，總有六十多呎高，是坐像。旁有二尊菩薩的大像，侍立着。諸像腰部以下皆剝落不堪，連形態都不存。但上半身却仍是完好如新。那頭部美妙莊嚴，讚之不盡。反較大佛寺，玉佛洞諸大佛之曾經修補者爲更真朴可愛。這是東部唯一的一尊大佛。但除此三大像外，這大窟中是空無所有，後壁及東西壁皆被風勢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，連半點模糊的雕像的形狀都看不到。壁上濕漉漉，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濕的細塵。窟口的向內的壁上，也平平的不存一物。惟一條條的極整齊的斧鑿痕還很清晰的在那裏，一定是近十餘年來工人破壞的遺跡。

東邊的一窟，其中也被破壞得無一物存在。地上堆積了不少的由壁上脫落下來的小石塊被古塵沾滿，和泥土成了同色，大約不是近數十年來之所爲的。

西邊的一窟，雖也破敗不堪，却還有些浮雕可見到。副窟小龕裏，遺物還不少。這西窟的東壁爲泥土所堵塞，西壁及南壁，浮雕尙有規模可見。雕頂上刻有「飛天」

不少。那半裸體的在空中飛舞着的姿態，是除了希臘浮雕外，他處少見的，肉體的豐滿柔和，手足腰支的曲線的圓融生動，都不是東方諸國的古石刻上所有的。我抬了頭，站在那裏，好久沒有移開。有時，換了一個方向去看。但無論在那個方向看去，那美妙圓融的姿態總是令人滿意，讚賞的。

由此竄向西，可通另一窟，也是一個相連的副窟。我們可稱牠爲西窟第二洞。洞中有三尊坐佛，皆盤膝而坐。這個布置，在諸窟中不多見。東壁的浮雕皆比較的完整。後壁及西壁則皆模糊不堪。

如果把這以大佛窟爲中心的一組洞窟恢復起來，其弘偉是有過於其西隣的大佛寺的。可惜過於殘破，要恢復也不可能。我疑心魏書釋老志上所說，皇輿中構的三級石佛圖，其遺址便在此處。此地曾經住過人，近代建的窰式的穹形洞尙存數所。

由此向西，不多數步，便是一道山澗，或小山峽，隔開了雲崗別墅和這大佛窟的相連。

從雲岡別墅開始向西走，便是中部。

中部又可分爲五個部分來說。

我依舊是獨自一個人由雲岡別墅繼續的向西走；他們都已出發到西頭去逛了。

第一部分是雲岡別墅。別墅的原址是否爲一大洞佛，抑係由平地填高的了，今已不能查考。但別墅之後，今尙有好幾個石窟，窟內有一佛的，有二佛對坐的，俱被風霜侵蝕得不成形體。小雕像也幾於無存。但在那些洞佛中，還堆着不少燒泥的屋瓦和簷飾。顯然的這別墅的原址，本是一座小廟。或竟是連合在大佛寺中的一個東偏院。惜不及詳問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。那些佛窟，決不能獨立成爲一組，也當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東邊的幾個副窟。但爲方便計，姑算牠作中部的第一部分。

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內的兩個大窟。這二窟的前面，各有一樓，高各三層，第三層上有遊廊可相通達。三樓之上，更有最高的一層彷彿另有梯級可通，却尋不到。前面已經說過，大約是較此樓更古的一個建築物。

第一窟通稱爲大佛殿：殿前有咸豐辛酉重修碑，有不知年月滿文碑，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緒二年的滿文碑。又有明萬曆間吳氏的一個刻石。無更古者。

入殿後，冷氣颼颼由窟中出。和尚手執一把香燃點起來，爲照着雕像之用。樓下一層很黑暗，非用火光，看不到什麼，正中是一尊大佛，高約六十丈^尺，身上都裝了金。四壁浮雕，都被塗飾上新的彩色。且凡原像模糊不清，或已失去之處，皆一一以彩泥爲之補塑。怪不調和的。第二層樓上，光線較好，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佛像。站在這樓，正對大佛的胸部。到了三層樓上，方才和大佛的頭部相對。大佛究竟還完好，故雕裝了金，還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。

第二窟俗稱如來殿。窟中也極黑暗，結構和大佛殿大不相同。正中是一個方形立柱，每一面有一立佛，像支柱似的站着，柱上雕得極細。但有一佛，已毀，爲彩泥所補塑。北壁爲泉水所侵害，僅模糊可辨人形。東西壁尙完好，修補較少，較大佛殿稍存原形。登上了三樓，有一木橋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層。這一層雕刻的是四尊坐佛，

四邊浮雕極多，皆是侍像及花飾，有極美者。這立方柱當是雲岡最完好的最精緻的一個。

第三部分包括所謂「彌勒殿」及「佛窟洞」的二窟；這二窟介於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間，幾成了甌脫之地，無人經管。彌勒殿前有額曰：「西來第一山」，爲順治四年馬國柱所題。那結構又自不同。正壁有二佛對坐着，像在談經。其上層則爲三尊佛像。其東西二壁各有八佛龕；每龕的幃飾，各有不同；都極生動可愛。有的是圓幃半懸，有的是繡帶輕飄，無不柔輭圓和，一點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沒有。頂壁的「飛天」及蓮花最爲完整。六朵蓮花，以雕柱隔爲六部。每一朵蓮花，四周皆繞以正在飛行的半裸體的「飛天」，隔柱上也都雕刻着「飛天」，總有四十位飛天，那姿態却沒有一個相同的；處處都是美，都是最圓融的曲線。那設計和雕工是世界上所不多見的。更好的是這窟中的雕像，全爲原形，未經後人塗飾。

佛窟洞在其西，破壞已甚。觀其結構的形勢，當和彌勒殿完全相同。惟無後殿，

規模較小。正中的一佛，爲後人用彩泥補塑的。原來，照其佛龕的布置及大小，當也是二佛對坐談經的姿態。

此殿前面，本來有樓，已塌毀。窟門在右，一邊有五頭佛，一邊有三頭佛，都顯出有威力和嚴肅的樣子，似是把守門口的神道們，同時用來作支柱的。窟外壁上，有浮雕的痕迹甚多，惜剝落殆甚，極爲模糊。以上二窟，似也爲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。

第四部分就是俗稱的五佛洞；不知爲什麼這五佛洞保護得格外周密。有巡警室在其口外。遊人入內，必有一警士隨之而入。其實，這一部分被裝修塗改最利害，遠不及彌勒殿和如來殿的天然秀麗。

說是五佛洞，其實却有六個大窟。最東的一窟，分隔爲三進。結構其類大佛殿。正中有大佛一，高亦有五十餘丈^尺，尙完好。後壁低而潮濕，雕像毀敗已甚。前窟的許多浮雕都被塗飾得不成形狀。但也有尙存原形的。

西爲第二窟，結構略同前窟，大佛已燬去。到處都是新修新飾的色彩。惟高處

的「飛天」及立佛尚有北魏的典型。

再西爲第三窟，內部較小，結構同如來殿，中爲一方形立柱，一方各雕着一佛。四壁皆新修新飾者，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，幾乎是整個重畫過。

再西爲第四窟，較大，有兩進，外進有四支塔形的支柱，極挺秀，尙未失原形。第二進則完全被塗飾改造過。疑其結構本同彌勒殿，正中的佛龕，原分上下二層，上層爲三佛，下層爲二坐佛。但今則上下二龕都僅坐着泥塑的二佛，以三佛及二佛的寬敞的地位。安置了一佛，自然要顯得大而無當。再西有第五窟，結構同大佛殿。大佛高約五十丈，^尺盤膝而坐。四壁多爲新修飾的彩色泥像。

又西爲第六窟。此窟內部已全燬，空無所有，故後人修補，亦不及之。僅窟門的內部，浮雕尙完好。西邊即爲一道泥牆，和寺外相隔絕。但此窟的外壁，小佛龕頗多，有幾尊尙完整的佛像，那座態的秀美，面姿的清俊，是諸窟內所罕見的。惜頭部失去的太多。

再往西走，要出大佛寺，繞過五佛洞的外牆，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。這一部分的雕像，我認爲最美好，最崇高；却沒有人加以保護，任其曝露於天空，任其夷爲民居，任其給農民們作爲存放稻草及農具之處所，其尙得保存到現在的樣子，實在是僥倖之至。到這幾個佛窟去，我們都得叩了農民們的大門進去。有時，主人不在家，便要費了大事。有一次，遇到一個病人，躺在床上起不來，沒法開門，只好不進去。直等到第二次去，方才看到。

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爲一大佛洞，洞中有大佛一，高在六十丈^尺以上，遠遠的便可望見其肩部及頭部。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見到。洞門却被泥牆所堵塞，沒法進去。此窟東邊，有二小窟；最東一窟有二坐佛，對坐談經，却敗壞已甚。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。隱隱約約的看見其中的彩色古艷的許多浮雕，心忡忡動，極力要設法進去一看而不可能。窟外數十丈的高壁上滿雕着小佛像，不知其幾千幾百。功力之偉大，嘆觀止矣！

向西爲第二大窟。這一窟，也在民居的屋後，保存得甚好。正中爲一大座佛，高亦在六十丈^尺左右。兩壁有二佛像，一立一座。此二像的頂上，其「寶蓋」却是雕成像戲院包廂似的。三壁的浮雕，也皆完好。

再西也爲一大窟。(第三窟)正中一大佛爲立像，高約七十丈^尺，體貌莊嚴之至。袈裟半披在身上；而袈裟上却刻了無數的小佛像，像雖小而姿態却無粗率草陋者。兩旁有四立佛。東壁的二立佛間，諸雕像都極雋好。特別是一個披袈裟而手執水瓶的一像，面貌極似阿述利亞人，袈裟上的紅色，至今尚新艷無比。這一像似最可注意。

窟門口的西壁上，有刻石一方，題云：「大姑姑……可登□□斯□□□鼓之□嘗□□以資徵福。谷潭口方妙□」每行約十字，共約二十餘行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。然極重要。大姑姑即蠕蠕國。這在魏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一個發見。姑姑國竟到雲岡來雕像求福，這可見此地不久時候，便已成了東亞的一個聖地了。

再西爲第四大窟。破壞最甚。一大佛盤膝而坐，曝露在天日中。左右有二大佛

龕，尚有一二壁的浮雕還完好。因為此處光線較好，故遊人們都在此大佛之下攝影。據說，此像最高，從頂至踵，有七十丈^尺以上。

再西為第五大窟，亦有一大坐佛，高約六十丈^尺。東西壁各有一立佛。西壁的一佛已被燬去。

由此再往西走，便都是些小像小龕了：在那些小龕小像裏，却時時的可發現極美麗的雕刻。各像坐的姿態，最為不同，有盤膝而坐者，有交膝而坐者，有一膝高於他膝上，而一手支頤而坐者。處處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陳列所。惜頭部被竊者甚多，甚至有連整個小龕都被鑿下的。

到了碧霞宮止，中部便告了段落。碧霞宮為嘉慶十年所修，兩壁有壁畫，是水墨的，畫得很生動。

懸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連續的五個大窟，便是曇曜最初所開闢的五窟。五尊大佛像是曇曜所雕刻的，其壁上及前後左右的浮雕及侍像，也許是當地官民及外國人

所捐助的。也未必是一時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。每一個大窟，其經營必定是很費工夫的。無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，便在窟外雕個小龕，或開闢一小窟，以求消災獲福。

西部是從碧霞宮以西直到武州山的盡西頭處。山勢漸漸的向西平衍下去，最西處，恰爲武州河的一曲所擁抱着。

這一路向西走，共有二十多個洞窟，規模都不甚大。愈向西走，愈見龕小，且也愈見其零落，正和東部的東首相同。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，假設爲曇曜最初所選擇而開闢的五窟，是很有可能的。那地位恰在正中。

西部的二十餘窟，被古董販子斫去佛頭不少。幾個較好的佛窟，又都被堵塞住了。而以「內有手溜彈」來嚇唬你。那些佛像，有原來的彩色尙完整存在者。坐佛的姿勢，雋好者不少。立像的衣髮，有翻開欲活的，在中段的地方，一連四個洞，俱被堵塞，而標曰「內有手溜彈。」西部從罅中望進去，那頂壁的色彩是那樣的古艷可喜！

西隣爲一大窟，土人說，內爲一石塔。由外望之，頂壁的色彩也極雋美。再西有

一佛龕，佛像已被風雨所侵剝，而龕上的懸幃却是細膩輕軟若可以手攬取。

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龕則大都破敗模糊，無足多述。

這樣的匆匆的巡覽了一遍，已經是過了一整天，連吃午飯的時間都忘記了。

把雲岡諸石窟的大勢綜覽了一下，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爲中心，則今日的大佛時，五佛洞和東部的大佛圖的遺址，都是極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。

高到五十丈^尺至七十丈^尺的大佛，或坐或立的，計東部有一尊，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，五佛洞現存二尊（或當有三尊，一尊已燬。）連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，共只有九尊或十尊。山西通志所謂的十二龕及一說的所謂的二十尊，都是不可靠的。

這一夜終夜的悵憶於被堵塞的那幾個大窟的內容。恰好，第二天，趙司令來到了別墅。我們和他商議打開洞門的事。他說，「那很容易，吩咐他們打開就是了。」不料和看守的巡長一商量，却有許多的麻煩。非會同大同縣的代表，古物保管會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長村副眼同打開，眼同封上不可。說了許久，巡長方允召集了村長副去打開

西北勝蹟

三四

洞門。先打東部石窟塞泉的一洞。他們取了長梯，只拆去最高的牆頭的一段。高高的站在梯頭向下望，實在看不清楚。跳又跳不下去。這洞內是一座石塔，塔的背後，有佛像因爲忙亂了半天，還只開了一個洞，便只好放棄了打開西部各洞的計劃，一半也因爲打開了，負責任太大。

十三日的下午，一吃過飯，便到武州山的山頂上去閒遊。從雲岡別墅的東首山路走上去，不一會便到了「雲岡東岡龍王廟斗母宮」，其中空無人居。過此，走入山頂的大平原。這平原約有數十頃大小，上有和尙的墳塔三座，一爲萬曆時的，一爲康熙時的，其一的銘誌看不清了。有農人在那裏種麥種菜。我們又向西走，進入雲岡堡的上堡，堡裏連一間破屋都沒有，都夷爲菜圃麥田，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。望見遠山上烽火台好幾座綿綿不斷，前後相望。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。

再向西走，到了玉皇閣，那也是一個小廟，空無人居。由此廟向下走，下了山頭，便是武州河邊。「斷岸千尺，江流有聲，」正足以形容這個地方的景色。

下午四時，動身回大同，仍坐的載重汽車。大雨點已經開始落下。但不久便放晴。下了不過十多分鐘的雨，不料沿途從山上奔流下來的雨水，却成了滔滔的洪流，沖壞了好幾處大道，汽車勉強的冒險而過。

到了一個橋邊，山洪都從橋面上沖下去，激水奔騰，氣勢極盛，成了一道濁流的大瀑布，哄哄嘩嘩之聲，震撼得人心跳。被阻在那裏，二十多分鐘，這道瀑布方才勢緩聲低。汽車才得駛過。

沒有經過這種情形的，簡直想不到所謂「山洪暴發」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。過了觀音堂，汽車本來是在乾的河床上走的；這次却要在急水中走着了。

——七月十三夜十二時半寄於大同

三、大青山

蔣恩鈿

朝夕對着大青山，看白雲自在的來去。我癡癡地想到遠去，不知聽誰說的，後山就是外蒙古，那裏駱駝伴着晨昏，蒙古包嚴嚴的避去了無情的風沙；綏遠幸有大青山做了屏障，不然也是一片沙漠少有人來。我幻夢着，那單純的沙漠生涯，真想能飛身去看一看。因此忽發奇想的向陳先生說：「我要跑上大青山顛，看一看後山蒙古的情形。」陳先生大笑我孩子般可笑的話：「小姐蒙古可離得遠呢，大青山橫着至少有二百里地，」我自己也啞然失笑了，我滿以為，這亘在眼前的一幅屏障，刻劃在天地間，只薄薄的蜿蜒着間隔了內外。立在這看得見的山頭上，那邊是無限的原野，長着高與人齊的雜草，成羣的野馬自由奔馳，萬千匹綿羊隱在草叢中，用她們瑣碎的小嘴齧着草根。再向北，才是漫天蓋地的沙漠，沙裏深深印出了駱駝的踪跡，蒙古包坎似的星羅棋布着，……大家全笑我這稚氣的描述，張君說：「好吧，我明天陪你跑上山

頗看看你夢中的蒙古吧。」當時同學霍君也在座，用嚮導式的口吻說：「真的，大清山也真不可不逛呢，雄偉秀麗得很，我們明天上哈拉沁去吧！」當時議定明晨三點起身，乘太陽沒有升起時，我們就趕路，可以在山裏玩一天，待太陽下山時，我們再走回來。

一夜着上心事，恨不得天馬上就亮，聽着前院的雞啼了，時候已到了二點半，我蹣手蹣脚的起了床。走下樓，擰開電燈，洗臉的時候，才聽到陳先生也起來了，正在喊醒昨夜留宿在客室的張君和霍君。大家打着手勢說話，我忍不住要笑。開出門，一股寒氣襲人，天上淡淡的有點光，西天還亮着星。我們都背上了一頂草帽，穿着跑鞋，帶上水瓶，行軍般的出發了。

柳葉梢頭滴下冷冷的露水，草地把鞋都浸濕了，腳上只覺得冷。圍門外是馬路上，死一般的靜寂，遠處近樹都裹在晨霧裏，氳氳難分，我們調整了脚步，開始大聲說話了。大家還看不清各人的臉，而喜悅的聲音是這樣清晰的蕩漾開去。街頭倦倦着

的警察似乎吃驚，我們依然笑着談着；一路往北去。各家門裏的狗在狂吠了，遠處也傳來了雞啼，空中偶然掠過一兩隻飛鳥。

敵不住輕寒，我們同意跑步起來，小教場那面正好吹起軍笛，披戴着殘月晨星，我們自由得像一羣鳥在飛翔，穿過平綫路局職員的住戶區，折向東，跳過小山岡，苗圃黑黑的橫在面前，東方隱露出幾片紅光，山頭的雲氣也化開了。

苗圃有幾十畝地大，洋杉夾道，兩旁一色種着高過人頭一二尺的樹苗。我們跑得剛出一身汗，現在涼涼的在萬千樹苗間穿過，神情一清。行着深深呼吸，不知不覺已走到盡頭了。

空氣清得像水樣。往北有着驟車大道，田裏偶長着短短的麥，成片的原野，酣睡似的蓋上閒飛一兩縷紅光的天空。天上既沒有什麼聲息，地下又這般寧靜，我們也乏了般說不出一句話，只聽得齊一的脚步，叩着地在回響，面前繞着山，回頭，綏遠城隱在萬萬的林木中，天際一羣雁，悄然橫渡；沙裏，兩瓣式的駱駝蹄印上，新加了我們

們的踪跡。漸漸地西天燦羞似的升上了紅暈，山也在紫漲着臉，東方却依然寂寞無動。一個村子出現了，我們斜穿過牧場，輕聲的走去，像走在墳墓裏，沒有一點回響，土牆圍繞的圓門都深深緊閉着，我們却跑到歧途了，沒處問詢。隱約裏，往北四五里還有一個小村子，村後是一座桃紅色的山，雲氣像烟霧般的在吐出，我們也不管是否去哈拉沁的正途，拋下向東平坦無奇的大道，奔向這「桃色的雲」去了。

這四五里地看來是夠我們走的。路旁偶然孤伶伶插出一兩棵柳樹，從不見這樣淒涼情況。我似乎看到柳樹在垂頭嘆息，不然，又那來這輕吁般的聲音，微吐出的氣息？大地的清晨原是這般寂寥啊！好容易走近了，村裏傳出了激昂的驢鳴，震動了遠山；雞也在尖聲啼喚了；狗倦了一般的呼應一兩聲。各人似乎引起了不同的感懷，聽陳先生悠悠然吟着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。」我不禁低頭憶起了故鄉。東方已通紅了，我們期待着太陽正從山頭出來。一臉的笑，射得各人身上都裝滿了紅光。山却離我們還這般遠。荷着短鋤的農人驅着「頭牛剛從村裏出來，正迎向太

陽走，我們好容易遇到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了。遙喚聲「老漢」，張君已一個箭步趕了去。只見他回身，把兩手一擺，我們知道走了冤路了。「老漢」說，從前村就該往東走的，這裏是紅山口，哈拉沁在東邊，過去還有十多里路呢，我們繞了個灣，冤走入九里路了。陳先生解嘲似的說：「君子行不由徑，其方也宜。」大家一笑。

剛出山的陽光一點也不畏人，地底的水氣正霧般上蒸。微微出着汗，我們不覺得是盛夏七月的晝行，一口氣，跑了將近十里路，一片照牆阻了去路；照牆邊一棵大榆樹遮有半畝田大，樹根前停着騾車，幾個農人在閉吸着旱烟。我們也走到樹下歇一歇脚。問知前邊就是哈拉沁了，這照牆是鎮壓一村風水的。

哈拉沁半倚着山，一道山泉傍引，萬樹千枝遮蓋着全村，看來是十分富庶的。婦人們在泉傍擣衣，綠蔭襯着她們的紅背襟，大概是在閉閉的講些瑣事。山石巖疊的牆上，一家家畫着白圓圈兒，防山上野狼入室損害家畜的。一羣羣小綿羊像嬌羞的園女，看見人來，腩脹的在喚「媽」，山頭的风只微微地吹動着萬千柳絲，村人們正集

在茶館裏喝早茶，聽昨天從後山來到此地的商人，講一路的見聞呢。我們在柳樹邊坐下了，臨近青山，才知青山也濯濯，只長着些荆棘，山上祇有一兩條白線般的路，好似引入青天。

這小村子有一里多長。沿流泉向東走，經過村廟，折向北去，一路都是山石，留有斑斑的水痕。據說驟雨欲來的時候，常是山先咆哮起來，接着大雨奔騰，山石應着雷聲往下冲，山頭的水都從山澗擠出，有時一隊駱駝，剛行在兩山間，沒處躲藏，順水冲散。雨止時，村人常能揀到摧毀的殘物。因此行人也常備戒心，我們抬頭看看，天青得沒有一絲雲，都釋然笑了起來。如今沿村子一帶正在趕修堤岸，預防那暴發的夏雨和山洪。

走下堤岸，看泉水分披着往下流，漸漸的走近山口，水也闊了。兩邊是山，泉水潺湲的流，我不禁在山石上跳着往前走。忽然幾十棵參天大柳樹遮住了去路，我驚嘆起來，大家也稱好。我們沿着水邊，穿過柳林，才繞一個灣，已到了另一番天地了。

兩邊是聳入雲霄的山壁，泉水淙淙發響，山迴路轉，蜿蜒深去，不知源從何處來。霏君等都四散着向各處找瀑布去了，我慢慢沿着水邊走，漸漸的他們都小到看不見了，偶而背着的草帽閃着一點白光在移動。

水彎到岩石下，太陽躲在山後，清涼撲面，我看見了流泉裏自己的影子。扶着凸出的岩角，顛起脚尖，走在橫臥水面的石子上，我又渡過對岸了。獨自在驚喜。入山愈深，水愈廣愈清，景色更曲折，山更插天奇立。四顧無人，只有長腳的野鳥，臨流顧影啾啾，待我輕輕走到近處，一聲振翼飛向山顛去了。偶然有三五小魚在石縫裏穿行。我這時才想到脫下鞋襪，打一個結子背在肩上。探下水，掩不住笑的涉水前去。流泉急得很，水在腿上滑滑癢癢的瀉過。脚下五彩山石，映着陽光，泛出了嬌媚的鱗形花紋，我有點不敢把它踏碎，然而踏下去，山石的尖角也真刺人，這崎嶇奔放的路才不好走呢。只有走上細沙鋪綴的支流，這才軟軟像走在天鵝絨的地氈上一樣。水風愜然吹動我的鬢髮，我真希望有這樣一條走不完的路，讓我獨自走去，我遺忘了一切。

遠地忽傳來了呼哨的聲音，抬頭看見遠遠的有白巾在飛揚，我也只得揮手招呼起來，怕他們等待，只好快走，而脚下越發難行了，待前面的人影移來越大的時候，才知道陳先生也正在水中走來呢！相見大笑。他又告訴我，霍君等已找到瀑布了，叫我快點去，他們已在試着爬上山去了。

遠看只有一條線，人形像螞蟻似的在動，瀑布在山凹裏。待走近，已聽到洪濤似的巨聲了，萬千匹白練從天下降。張君和霍君正攀在半山腰裏，傍着瀑布，身體像「壁虎」似的平貼着往上爬。四邊草色，十分的鮮麗，雜着些野花，更是嬌豔欲滴。張君回過頭，似乎看見了我們，揮一揮手意思叫我們上去。而兩脚一斜，幾乎滑下來，我就得作不出聲。看張君好似喘息定了，才攀着樹枝叉，開始往上爬，這時霍君快到山巔了。陳先生慫恿我上去，我正想「冒一冒險」呢，穿上鞋，緊一緊腰帶，我先陳先生攀在瀑布旁了。看水勢排山倒海的往下衝，激起的浪花怒爪般撲上人身，濤聲像萬千個響雷擠在一起發放，不免心悸。我不敢回頭看，只有大胆細心的往上爬。喘息

着，伏住身，看見上面正在揮手，我定一定神，移動右手，左腳踏上半步，再是左手攀前，右脚捱動的往上去。額上流下汗，太陽映着水光透到背上，我恨不得飛身一步就上了山巔。直到聽見霍君等歡呼的聲音，才知道半天的攀援已得到成功了。隨着陳先生也上來了。驚神方定，才看到山上還有層層疊疊的高山，大家都已精疲力竭，覺到山陰，急於歇息下了。頭枕山石，看瀑布從天下垂，琮琤聲裏，我們悠然各述自己的「偉跡」。談笑着說：「要是一失足，可就沒有命了」。

快近中午時分，我們才沿小道走下山。剛是一羣駱駝負着重載從北面來，鈴聲在山谷裏迴響着。駱駝腳上的軟毛都黏濕了。却昂着頭，依然一步一步安詳的走去，留下駝鈴聲，空寂裏叩上心頭。

我又赤着脚在水裏掬石子，張君和霍君在賭飛石片，一聲聲颼颼的響，接着是四山在回應；陳先生在把泉流圍起來，冰上帶來的水菓。忽地我眼前紅光一閃，陳先生叫着說：「一只蘋果逃走了。」我急忙返身，看它後浪逐前浪的往下流，我不管石子

刺痛脚，摸魚似的追了前去，陳先生在後面說：「別追了，留心滑倒，」我還是上前跟着將到手了，它又從石縫裏轉個灣流去了。追了好一段路才追上。失了的東西再找回來時，是如何的可喜呢！大家圍着一塊方石開餐時，我多分得了一隻蘋果。

餐後各據着斜坡的大石，用帽子蓋上臉，朦朧裏聽着泉聲，哼着熟習的歌曲，不知自己是睡是醒。

直到太陽偏西的時候，我們才戀戀不捨的緩步從兩山間沿着泉水出來。大家似乎引起了傷感，都在感慨起來。我對這大青山却只有感謝，對造物者更是凝神頌讚，我還謝霍君等賜我這次暢遊。不知這一生再有重覓這舊跡的一天否？「唯願能再來，」在最後一瞥中，我向自己在叮嚀，在默禱。走出山，柳樹梢頭剛好灑遍了金光，天際飛滿了霞影，太陽正在山頭含着一個神秘的笑。一列雨下的車拖着白烟遠去了！

四、昭君墓

鄭振鐸

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半早餐後，出發游昭君墓（第三師）。墓在綏遠城南二十里。希白，雷小姐他們都騎馬去。我因為沒有騎過馬，只好坐轎車。車很干淨，三面皆爲黑色的紗窗。但道路崎嶇不平，車軸又無彈簧，身體顛播得利害。隻手緊握着車窗或車門，不敢一刻疏忽，一疏忽，不是頭被撞痛，便是手臂或腰部嘔的一聲，被撞在車門上。有時，猛的一撞，心胆俱裂，百骸若散。好在車輪很高，相距亦闊，還不至滾出覆車的危險。有馬隊四人，帶了手提機關鎗，來保護我們，因為前日城內出過一案。騾夫走得很慢，騎馬的人不時的休息下來等着我們。十時三刻，才到水磨溝。水不深，淺不到尺。十二時一刻，到民豐渠。濁流騰身，不測深淺，渡河時。人人皆喘喘危懼。一個從者的馬匹倒了下去。騎者揮身俱濕。幸渠身不大寬，河水也至多只有兩尺多深。大家都不曾再出危險。騾車也安穩的渡過。據說，春時，汽車可達，此

時水深，除馬及騾車外，無法渡過。十一時三刻到昭君墓。墓甚高，據說有二十丈，周圍數十畝。土色特黑，草色青翠，多半是香蒿，高及人腰，香味極烈。墓前列碑七八座，最古者爲道光十一年長白昇演所書之『渾明妃塚』及他的碑陰的題詩。次有道光十三年長白，珠闌的碑。次有戊申年耆英的碑。此外皆民國時代的新碑。民國十二年的馬福祥的墓碑云：『遼史地理志：『豐州下則直書曰青塚，即王昭君墓。據此則昭君墓之在豐州，已無疑義。又考清初張文端使俄行程錄云：『歸化城南有青塚……塚前石虎雙列，白石獅子僅存其一，光整精工，必中國所製，以賜明妃者也。又有綠琉璃瓦，磬狼籍，似享殿遺址。』民國十九年馮曦的一碑，最爲重要：

『歲庚午，清明後十日，海墘李公召集軍政各長議定植樹塚右。始掘土獲梵文經卷，隨風湮滅。既而石虎，木柱現，而零星積瓦，碧苔墨篆，猶不可更僕數。知古人於家實有右大招提在』。

馮氏所推測的大致很對。張氏所云，享殿遺址，必是大招提的遺址無疑。『中國

所製，以賜明妃者也，」語尤無根。惟清初已破敗至此，則此遺址至晚必爲遼金時代的遺物。惜未獲碑文，無從斷定。但此塚孤聳于平原上，勢頗險峻，如果不是古代一個瞭望台，則也許是一個古墓，至于是否昭君之墓，則不可知了。他日也許能夠發掘一次以定之。此望台或古墓的時代當較右有的廟宇爲古。石虎一隻，今尙倒在田隴間，極粗朴，似非名貴之物。昭君墓，包頭附近尙有一座。（聞西陲更有一座）依常理推之，漢時綏歸，尙爲中土，明妃決不會葬在這個地方的。但青塚之說，唐人的王昭君變文裏已提及之，有「青塚寂遠，多經歲月」的話，元人馬致遠有沈黑水明妃青塚恨，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一劇，黑水青塚，皆見於此。塚南的大黑河殆即所謂黑水，（元曲選說白中，指黑水爲黑龍江萬無是理。）其後明人的和戎記，青塚記諸傳奇也都坐實青塚之說。究竟有此富于詩意的古址，留人憑吊，也殊不惡。休息了一會，即登塚上。僅有小路，沿山邊而上寬僅容足，一邊即爲壁立數丈的空際。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」走時，很小心。半山有極小的大仙祠一所。據說，中爲一洞，甚深。從前游

人們常從大仙借碗及喝水。今已不能借到了，聞之，爲之一笑。塚上白土披離，似爲雨衝刷的結果。僅有此方丈之地不生草。四邊仍爲黑土及綠草。南望，即大黑河，今已枯淺。北望大青山脈，綿延不斷，爲歸綏的天然屏障。西北方即歸綏的新舊城所在。太陽光很猛烈。徘徊了一會，方下山。在碑陰喝水，吃輕便的午飯。我先坐騾車走。回望昭君墓，僅見如三角台形似的一堆綠色土阜。同行的王副官說，這青塚，冬天草枯時，也并不顯出土色，遠望仍是青的。騾夫也說，青塚一日有三變，一變似饅頭，再變爲蓋碗。第三變則他已忘記了。

這一天實在太辛苦了。爲了這末一個土阜或古墓，實在不值得寫這封信。但又不能不對你訴苦，雙腿爲了支配的不得當，或盤膝，或伸直，直被顛播得走路都抬不起來，輕輕的好像大病方愈。

最後，還有一件事要說。到昭君墓去的途中，見有不少德政碑。又有禱神廟一所，在路右，已破爛不堪，爲乞丐們所佔據。然在門外望之，神像雖已不存，而兩壁

西北勝蹟

五〇

的壁畫頗佳，皆隋代衣冠，作迎親送親的喜祥之進行隊，是壁畫中所僅見者。

五、麥達召

容 庚

八月廿四十二時，傳作義主席請午飯，飯罷，借費神父至公醫院參觀。吳文藻先生至綏遠車站與站長商余等赴麥達召事。站長告以河流水漲，恐不能渡。余等乃與傳主席假馬數匹，由車站備「守車」載人馬往。二時半發，同行者雷潔涼趙澄張宣澤。四時三刻至麥達召車站。五時，赴麥達召，道路泥濘，經河流三，以乘馬故，尙不甚苦。五時三刻，至麥達召。（第四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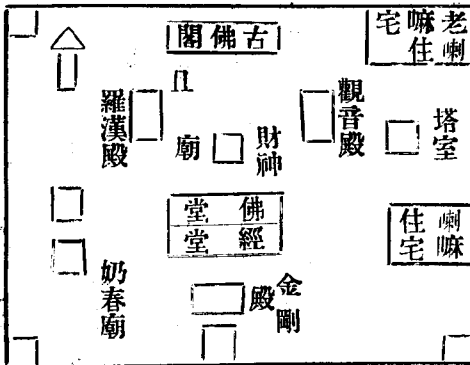
召四週圍以土墻，從南門入，上有城樓。門前有照壁，挖壁爲洞，前供關帝，後供韋陀。同治八年八月所立也。入門丈餘，即爲金剛殿。次爲正殿，額署壽靈寺，漢滿蒙藏四體書。喇嘛來開門。殿內前爲經堂，後爲佛堂。經堂兩旁有經櫺，置藏文經帙。佛堂黑暗如漆，吾輩入，喇嘛始燃香燈，喃喃作聲。燈光如豆，其中法物不盡可辨。

正殿之後。喇嘛謂爲財神廟。中供佛像。後殿爲古佛閣。三層。下層供坐佛五，立佛十八。樓梯殘破。攀援而上。中層三面壁畫尙新。而佛座僅供小佛三數尊。樓板

欲塌，以柱支之。上層僅供一小佛。後殿之前，東爲觀音殿，西爲羅漢殿。西北隅有小塔座，前立旗杆。

正殿之左爲奶春廟，形正方，上有閣，爲喇嘛誦經之所。後有小亭。

正殿之右，爲喇嘛住宅。後有塔室，塔室之後爲老喇嘛住宅。塔室內西北隅桌上堆置藏文經一堆，凡三種：一白紙，書紅黑字；一藍紙，寫字處塗以漆，上書灰色字；



一白紙印本。各取一紙以歸。許地山先生告余前二種寫本爲般若波羅密多經，後一種

則乾隆刻本大千護國仁王經也。

城牆之四角皆有望臺。殿旁蓬蒿沒跡，荒涼萬狀。

余與喇嘛紙幣二角。喇嘛聞余等爲省政府派來者，與余訴說召之殘破，欲得省政府捐款修理。余善言慰之。

七時回車站，七時三刻至，遂乘火車回綏遠。至車站臥車，已十時矣。